

宋東京考卷之五

嘉興石匏周



三省

門下省

按門下省初在嚴祇門外學士院北明道元年改為諫院而徙舊省於右掖門西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為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宋初循舊制以中

宋東京考

卷之五

一

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

雲谷雜記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

朝野類要

三省者門下中書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為一

謂之制勅院

南遊記舊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王溥罷相歸班

按研北雜志唐制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名臣言行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

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呂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干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石林燕語 本朝沿襲唐制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為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為宰

宋東京考

卷之五

二

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為之長則出令之職事既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以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

燕翼詒謀錄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而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國朝淳化四年太宗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

事中未幾隸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尚書省

按文獻通考五代時尚書都省在興國坊今梁太祖舊第太平興國中徙於利仁坊孟昶舊第頗爲宏麗中設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廳東西廊分設尚書侍郎廳事二郎中員外廳事六掌施行判命舉省內綱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內外辭訴奏御史失職改百官府之治以昭廢置賞罰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

宋東京考

卷之五

三

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而決之

可談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宗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惟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沒或投竄廣南或貶削散官

甲申雜記 陳刑部縝公密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尚書省圖局官與宋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

筆親制一圖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帝親幸遍覽
悉如初制詔有敢易一門一窓以違制論舉省皆遷
官

寓簡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
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
於廳壁蘇子容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
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石林燕語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
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
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四

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
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
未嘗足多有空閒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
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
司會竊處有刀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者多
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筆談 國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官制行皆如故
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

珩璜新論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

聲誤矣

朝野類要 尚書省樞密院屬官於入局日分持所議
事上都堂稟白宰執施而行之謂之過堂

三歲大禮干預行事官皆質明赴尚書省受誓戒然
後致齋

編年錄 元豐五年十二月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
書二十四司職事創建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
皆出旨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
西廳爲門下中書省都臺爲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
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爲中書門

宋東京考

卷之五

五

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
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置官儀煥
然一新矣

元豐五年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
具條例上中書省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
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
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
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
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

拜罷錄

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

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宣和七年復於尚書置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為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廳為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並依元豐成憲

退朝錄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鞞鞵按鞞子錄鞞鞵三代皆以皮為之禮云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鞞鞵

過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例也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六

愧郊錄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勅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賞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

今世為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康成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

已有尚衣尚冠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尚書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周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据了不知其義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今內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謂益無可疑云輟耕錄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尚書秦官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

宋東京考

卷之五

七

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僕射亦秦官僕猶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愚意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尚書之尚作時亮反僕射之射作神夜反便非哂之不究其義故也

委巷叢談 元豐間置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京師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襜袴刑都比門

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

湧幢小品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
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
視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熟宋事投而
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
耶

官治

樞密院

按樞密院在闕門之西南中書省之北稱西府焉與中
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八

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
院但行東院印元豐改官制徙建於中書省之西議者
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
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然以密院聯職輔
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
亦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邊機軍政爲職而契
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

中興會要 樞密使國朝首命趙韓王普爲之與中書
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先後上言兩不相知
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

新舊官制論 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
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淳化三年以張
遜知院事寇準温仲舒同知院事治平中郭達以檢
校太保同簽書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
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爲二府

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
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
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
益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馮鑑續事始云代
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

宋東京考

卷之五

九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
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
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
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
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
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
院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
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為直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
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

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西溪叢語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獨班同知院并參政用拜命先後為立班之序

老學菴筆記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

文獻通考 宋興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祕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十一

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勅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可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

密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歸田錄 國朝之制大晏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故朝中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嘗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

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晏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編年錄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次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簽書樞密院事其名雖多要之均為一等執政官惟知院為長恩數差別武臣擢預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五年肇新官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

熙寧二年四月甲辰上令中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家塾廣記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事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退朝錄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不並置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非舊制也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十二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

景德四年六月勅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燕翼詒謀錄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息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為樞密使執政時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

草詞罷之以示貶黜其後悉以前宰相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若訥故事也

韓魏公別錄 慶曆中公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續聞見近錄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十三

門視之顧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啟上深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去時論以為得體

名臣言行錄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則可免面墻矣

揮塵錄 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言邊事係國安危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

令宰相兼領仁宗然之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呂許公時為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時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兼判或曰二府體均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兼樞密使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詔以王正仲胡完夫為館職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幹詰朝執政啟上所以上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官創自此也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用武臣熙寧中王荊公怒李評罷去命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十四

曾令綽為都承自是始更用文臣矣

塵史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也

容齋隨筆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

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藏此帖

容齋三筆 舊制樞密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院及王繼英為使馮拯陳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陳升之三至西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於是知院與副使並置矣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十五

容齋四筆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他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按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於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宋稗類鈔 陳文忠堯叟為樞密一日薄暮忽中人宣
召引入禁中到一小殿先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
班齊惟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鎬時尚為館職良久
乘輿出晏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如常人賓
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曰本為太平無
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晏今日
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
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
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
皆置之上語笑極歡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諸臣之

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與卿等
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堯叟等
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
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為東京留守馬知節為
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晏出宮人
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
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
拜舞謝晏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
者拾來此官家所賜不可棄直懷袖中馬乃戲曰今

日之晏本為大內都巡檢使陳曰若為大內都巡檢
使上何不親為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衆人皆以
為榮

東京考

卷之五

十七